

人生百态

肖复兴

观者有心

我想扮演“树先生”

李小米

电影《树先生》,是贾樟柯的一部新作。《树先生》,它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。村里有个单身男青年没正式名字,人们都叫他“树”(王宝强饰)。平时,“树”在村里游手好闲,常睡到太阳升起,这个胡子拉碴、头发蓬乱、眼神迷离的单身汉,村里哪有酒,就喜欢往哪里蹭,一顿酒,就已让他满足。“树”常去村口的酒馆和朋友们喝酒,在村里闲晃。“树”在村里一起长大的伙伴,有人开着好车成了煤老板,有人远在省城办私立学校。村子里的煤矿日夜开采,地面下沉,整个村庄不得不迁往别处。“树”在别人的喜宴上喝醉了酒,想借此机会稍微反抗一下那些采煤的老板,却最终不是对手,在老板逼迫下,一头跪下来,痛哭流涕道歉。

常被取笑被漠视的“树”,他其实孤独寂寞得如村里那口老井、那棵老树。他干脆远走省城,去童年伙伴开的学校里打工,孩子们让他想起自己的童年。父亲和哥哥在“树”小时候就离开了人世,他常梦到自己的父亲,却从来梦不到哥哥。与聋哑女孩小梅一见钟情,婚礼前夜,“树”终于梦到了哥哥,在寒冷冬天,在“树”的婚礼上,哥哥带着女友为他唱了一首诡异的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歌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。果真,在新婚前夜,“树”把新房烧了起来。从此,“树”意识到自己能够通灵。村里发生的很多事情都验证了他的预言,“树”成为受人尊敬的“预言家”,被人尊称为“树先生”。村里的人们搬到了县城新区“太阳新城”,小梅也含泪离开了“树”。“树先生”在空荡荡的村子里抱着一棵树,在他幻觉里,腆着大肚子的小梅突然回来了,哑巴竟开口说话:走,树,咱们回家去。电影里,丘陵上空,明亮的阳光晃得人眩晕。我看到“树先生”,他眼神凄迷,还有恐惧,像鸟儿一样抱住一棵树,那是一个村庄最后的根。一个村庄,在煤老板他们面前,土崩瓦解了。那些搬迁到县城里去的村民,严格意义上说,他们是一群精神上流离失所的人。而“树先生”,以他的单纯和倔强,拒绝搬迁,他爬到一棵树上去,捍卫守护着最后的村庄。

看到电影结尾,我哭了。我衷心希望,“树先生”的哑巴妻子真能够回家,“树先生”的头发那么长了,该去理一次发,该去洗一次热水澡,该有着自己踏实的幸福生活。看到“树先生”,这样一个半疯半傻的村庄守卫者,我想起了我的故乡。故乡这些年,也在沦陷。修厂矿,高高的烟囱,如卡在我喉咙里的一根刺。在故乡,庄稼很少有人种了,土地荒芜,大部分人进了城,回故乡的路,已被杂草淹没……

这故乡的一草一木,已成为我生命里的爱怜和疼痛。所以,看到“树先生”,我就想在电影里扮演一次那个角色,可以不是主角,但我会用心来演好。就如我卑微的人生,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角色。

编辑:曲鹏 美编:刘冰霖 邮箱:kongxin3057@163.com

去华西坝那天,阳光格外灿烂。尽管如今一条宽阔的大马路将其一分为二,但还是切割不断它的漂亮。1910年,美英加三国五个基督教会联合在这里建立了华西协和大学,华西坝的名字,成了成都人为学校起的一个亲切的小名。

如今,校园虽有了变化,但嘉德堂、合德堂、万德堂、懋德堂、怀德堂几个“德”字堂还在。苏道璞纪念馆还在。最重要的钟楼还在,这是当年华西协和大学的标志性建筑。钟楼的前面是一条长方形的水渠,水渠前是一块小型的广场,水边是绿茵茵的草坪和柳树掩映。钟楼后面是半月形的爱情湖,湖畔绿树成荫,一下子,满湖满地的阴凉和清风,幽静得把阳光和不远处大街上车水马龙的喧嚣都融化在湖水之中了。

忍不住想起了陈寅恪当年写华西坝的诗,几乎成为了华西坝的经典:“浅草方塘广陌通,小渠高柳思无穷。”

想起陈寅恪,是因为到华西坝

来还有另一个目的:访前贤旧影。抗战期间,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、金陵女子大学、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五所大学从内地迁到华西坝。这是华西坝最鼎盛的时期,可以和昆明的西南联大媲美。当时,名教授云集华西坝,陈寅恪受聘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,将女携妻从桂林一路颠簸来到成都,教授魏晋南北朝史、元白诗等,是那时学生的福分,成为他们永恒的回忆。

在华西坝,陈寅恪一共呆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光。这一年九个月里,发生了两件大事,一件是迎来了抗战的胜利。他曾喜赋诗道:“降书夕到醒方知,何幸今生见此。”又忧心忡忡:“千秋读史心难问,一局收枰胜属谁。”一件便是他的眼疾,来成都之前,他的右眼已坏,在华西坝,他的左眼失明。

如今,已经很难想象那时如陈寅恪这样有名教授的生活艰辛了。虽然,来华西坝,他有两份教职,却依然难敌生计的捉襟见肘。他有这

文人的友情

样的诗:“日食万钱难下箸,月支双俸尚忧贫。”加之目疾越发严重,弄得他的心情越发不堪。他56岁的生日是在华西坝度过的,那一天,他写下了这样苍凉的诗句:“去岁病目实已死,虽号为人与鬼同,可笑家人作生日,宛如社祭奠亡翁。”

这样的时刻,越发凸显陈寅恪和吴宓的友情,正如杜诗所说:谁肯艰难际,豁达露心肝?在华西坝,我找到了陈寅恪当年教书和居住的广益学舍,很好找,出学校北门,过条小街便是。小街依旧,广益学舍部分也还在,关键是陈寅恪当年住过的地方还在,现在成了幼儿园。不巧的是,恰逢星期天,幼儿园铁门紧锁,无法进去。只好站在门栏杆前看那座小楼,和校园的建筑风格一致,也是青砖黑瓦,绿窗红门,由于为幼儿园用,被油漆得艳丽,簇新得全然不顾当年陈寅恪已经看不到这样的美景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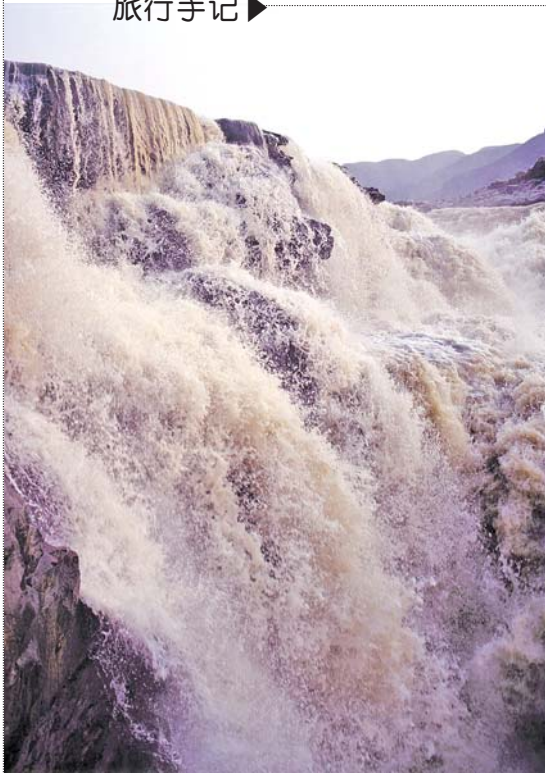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候,吴宓经常从自己家来这里,或从医院陪陈寅恪回这里。

从吴宓日记里可以看到,在陈寅恪住院治疗眼疾的那些日子里,特别是陈妻病后,吴宓天天到医院陪伴。有时候,吴宓把写好的诗带到病房读给他听:“锦城欣得聚,晚岁重知音,病目神逾朗,裁诗意独深。”当时吴宓身兼数职,收入比陈寅恪好,便拿出万元做陈家家用。陈寅恪离成都赴英国治疗眼疾时,吴宓是要护送前去的,不想临行前自己突患胸疾,只好忍痛相别。站在幼儿园铁门栏杆前,想起这些前尘往事,心里为那一代学人的友情感动和感喟。

1961年,吴宓到广州,和陈寅恪见最后一面。那时,陈寅恪沦落于中山大学一隅,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。陈寅恪有诗相赠:“暮年一晤非容易,应作生离死别看。”想象两个小老头相见又分手的情景,总让我想起放翁晚年和老友张季长的旷世友情,放翁曾有这样一句诗赠张:“野人蓬户冷如霜,问讯今惟一季长。”几百年间,文人的境遇竟是一样,文人的友情也竟是一样。

旅行手记

青豆



壶口瀑布前的震撼

远行到第九天,终于到达最后一个目的地——黄河壶口瀑布。位于秦晋大峡谷的这个闻名遐迩的景点,地处陕西宜川县以东,山西吉县以西。雄壮翻滚的黄河之水奔腾而来,呼啸着,翻滚着,在排山倒海的雷鸣里,在恢弘壮丽的巨浪中,我被磅礴的气势震撼了!

我呆呆地凝望着气吞山河的黄河,身躯里的血液仿佛凝住。奔腾不息的黄河啊,整个世界在你面前都仿佛凝住了,静止了!那一刻,我的灵魂深处涌动着一股无比强烈的欲望,想把自己化作黄土高坡上的一把泥沙,心甘情愿地拥到黄河的怀抱里,威武不屈地奔流到海不复回……

伫立于壶口瀑布前,伴着黄河如雷贯耳的轰鸣之声,不禁对鬼斧神工的大自然更生敬畏与崇拜。渐渐地,我听到了久远的孩童般的纯净心跳,皮囊之下冰冷的血脉,被惊天动地的黄河重新燃烧,沸腾的热血又在我身体里奔流,地动山摇的黄河摇撼涤荡着我的灵魂。

悠悠九曲十八弯的黄河,从巴颜喀拉山青藏高原的黄河源头,流经青海、四川、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,汇合沿途的众多河流,到秦晋大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,从潺潺清澈的奔流,到滚滚冲天的怒吼,才形成那一泻千里母亲河啊!

伫立在这里,我希望成为这里的一棵树,千年守望。黄河,你的山崩地裂、你的波澜壮阔,让我想起了那曾经轰轰烈烈的青春,那曾经热血沸腾的梦想,那曾经刻骨铭心的坚持,那曾经不甘的平淡与庸常,那曾经轻狂的壮志满怀,还有那些真真切切的苦与伤,那跌跌撞撞的一路成长。回眸半个世纪的年华,漫漫人生,匆匆岁月,世间的悲欢离合,亲人的生死相隔,那进不去,也出不来的坎坎坷坷,在那一瞬间,是这黄河水让我荡气回肠,是这黄河水让我纯净无尘。我喷涌着心中的一切,倾泻着心中的所有……

恋恋不舍的壶口,伟大不朽的黄河,你裹挟着我的生命不舍昼夜,不改初衷,永不停息地奔流,永不停息地向前!

饮食男女

秦维宪

匪夷所思的求偶

缝,太遗憾了……唉,他这会儿怎么一点不“近视”了!

两周后,我的邻居又为郑孝俊介绍一位医生。那天晚上7点,双方在襄阳公园门口见面。女医生虽无闭月羞花之貌,却显得端庄、清丽,郑孝俊走近细细打量一番,便一起向华灯初上的淮海路径直走去。我当场下结论:朝大路走,肯定没方向。果然,第二天郑孝俊匆匆上我家,头一摇,叹道:“不行,不行,你看清了吗,那位小姐上身比下腿略长。”

转眼到了来年早春二月,我实在为郑孝俊着急,又托一位文友帮忙,为郑孝俊介绍一位中学教师。那天下午2点,双方在东方商厦左侧第三棵树下见面。女教师看上去不擅相亲,脸上飞起两朵红晕;而郑孝俊这次则推推眼镜,迅速地扫了一眼,勉强与女教师挪步向前,居然在不远处的15路车站“拜拜”了。3天后,郑孝俊写来一信,上面仅一句话:对方脸上有十几颗雀斑……

这些年,我先后为郑孝俊搭过八九次鹊桥,全部失败。他坦诚告知,他从27岁开始求偶,十几年来,看过的对象有一个营!我百思不得其解,问郑孝俊,难道茫茫人海,竟然没有一个中意的?

郑孝俊沉思良久,抖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方白纸,展开一看,乃一女人画像。这是郑孝俊的精心之作,那女人的头发、脸形、五官、唇的厚度、牙齿的密度、上下身的比例、四肢长短等等,全有标准的数字……这就是郑孝俊心中的偶像,难怪他至今仍睡梦中演《天仙配》哟!

郑孝俊奇特的求偶方式,若非我亲自参与,是无论如何也虚构不出来的,这是典型的因心理障碍导致陷入社交误区的例子。根据心理学的分析,这种社交行为说得轻一点是变态心理,即因终身大事屡屡受挫,造成偏执、狭隘的个性心理;讲得重些则是病态人格,即具有极端反常的个性、很不稳定的态度以及一些与社会不相适应的行为。

郑孝俊之所以踏人求偶误区,与他在青春期心理发展失衡至关重要。一个人随着童年、少年而步入青春期,他(她)的心理在生理变化的同时,不断产生新的变化,而性意识的萌芽则占据了重要的位置。由于青春期宛若“疾风和怒涛的时代”,感情生活容易动摇和不安。大部分人一般在正常的社交中,能安然度过这一“雷区”,而少数人却在出现冲动和幻想,表现出

不稳定状态时,因缺乏正确的引导,心态会脱离正常的轨迹。求偶的成败得失,最能反映上述特点。

当郑孝俊已眺望到天命之年的山峰时,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隆冬之夜,他向我讲述了自己心理产生障碍的渊源。他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,早年丧父,家境贫寒,然其好学上进,在孤独的青少年时期,产生了多重心理:既有对知识殿堂的向往,瞧不起周围不求上进的同辈人,又自卑于家庭困难,羞于与异性交往。到了青春期,他更将自己封闭起来,悄悄地从电影、戏剧、小说中寻求心中的偶像,诸如电影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的女主角扮演者王晓棠,《青春之歌》女主角扮演者谢芳,京剧《杜鹃山》女主角扮演者杨春霞,长篇小说《战斗的青春》女主角许凤等等。及至郑孝俊中学毕业,幸运地分进一家国营大厂时,几年间他也看中过几位姑娘,遗憾的是,他压根儿不敢向对方发起“进攻”。于是,当他将近而立,由众多亲友帮助牵红丝线时,他总是看不上对方,原先脑袋中的偶像终于重叠成一幅精致的画像。

唉,郑孝俊产生了这样的心理障碍,又怎么脱掉“钻石王老五”的帽子呢?